

第一名

吳明芬

望

得獎感言

「望」係接等「接槓」个故事，共樣想治療自家，同心肝頭个空一息一息補起來，感謝主辦單位，乜感謝評審先生个牽成。人生裡背會堵著个大細項事情，總係天公爺个安排，愛記等麼个、學麼个、恁麼个……總概看自家地！



千禧年前，全世界都愁慮電子會相打、科技會失靈，新年頭一到，日頭本樣晟眼，空氣還係溼冷，哪有麼个千禧蟲？係呀，麼个都在在，麼个都共樣，就淨吾姆無核咗！在佢來毋掣頓恬恤想，已經跔等齋公仔一路鈴到墓地，又一路鈴歸廳下除靈。亂里麻膠係千禧年个記憶，係講跪檯係佢對阿媽出門該日最痛腸个記憶，怕係因為佢還毋曾經歷人生！該年佢二十七歲，阿媽五十七歲，佢等个人生電影都恬核咗，阿媽去到無人知个世界，佢乜行入自家行毋出个烏暗。

對阿媽過身到出門，歸家人浸在鄉下一禮拜。阿媽出山後隔日，在落等細雨毛仔个朝晨，阿爸打早帶等佢等四姊妹到土葬所在个伯公下唱喏，點香輕聲拜託伯公在續下來三五年个時間照顧阿媽。恬靜祥和个氣氛搵等空氣裡背个溼氣，佢恤人生最不幸个打擊就在這仔結束。歸到市區，打開宿舍大門就像打開另外一世，淨一禮拜个時間嘎像隔咗一世恁久，眼時看著个都變啊生份：灶頭項園等生菇个焗鑊鑊仔，還有臭酸个麻虱目；簷頭項吊等晒咗一禮拜个被單同衫褲。阿媽該領烏褲同花衫，本樣掛在竹篙項，跔等微風搖啊搖，係無竹篙，怕早就跔風飛走，就像阿媽離開佢等一樣！到今佢都恤毋起該一禮拜仰仔過个。

佢決定擔起屋下个事頭。每日一下班就趕緊騎等奧多拜拚歸屋下，先洗米煮飯，再拿出冷凍項个魚肉退冰，又煞煞趕到市場買一息青菜。在人尖人个市場，佢緊恤阿媽煮過麼个菜，係仰仔配菜色，還愛加兜麼个……。阿媽還在个時節，佢等姊妹從來就毋使搭鑊鑊，三餐一概都係阿媽張便便。忽然間過身个阿媽，留下來个毋單淨還無法度收煞个感情，還有所有愛自家處理个生活雜事。為著分日仔過轉頭擺樣仔，佢甘願每日企在攤仔頭前同大家尖

等買菜，佢甘願每日煮好一桌飯菜等大家歸來食夜，佢望等日仔像阿姆還在樣仔，佢望等髻氈鬚个生活到這仔就好。

所有个愁慮對一包封肉開始，佢恨死自家个敏感！

阿姆圓七過後，罕得有應酬个阿爸漸漸仔有緊來緊多無在屋下食夜个暗晡，佢鼻著無一樣个氣氛。「分麼人請呢?」「去哪食飯呢?」再多問兩句，阿爸面色就毋好看。正式恨死自家个敏感，就像電影預告片仔害佢心肝頭撈撈，就像還細分阿婆間項重鈦鈦个大被骨礪等共樣，連眨身都難！該包阿爸攞歸來个封肉，包著靚靚，縐啊好勢好勢，油光个色身確實錫人，係「麼人分个？」佢等緊問，阿爸嘎剔事緊說該封肉燜著幾綿、幾香又幾好食。敏感个佢，心像跌落深井探毋著底个細石，佢發現阿姆無核原來毋係最慘个事，佢淨做得目金金看等生活穩定感一息一息溜走。該伯公下个恬靜祥和哪去咁呢？

阿姆過身毋曾半年，親戚朋友開始傳來話絮。一擺，伙房个阿麗嫻捧咁一盤子鴨仔分吾爸嚐看啊，該子鴨仔蘸一息用豆油、醋同七層塔攞共下个醬，係吾爸蓋懷念个老味緒。阿麗嫻等子鴨仔一入到鄉下屋下，看著一個打扮著蓋時行个婦人家坐在吾姆登常會坐个竹椅仔項。婦人家个頭那毛電啊蓋登真，手指甲乜漆啊紅啾啾著，面項膏等賁賁个粉、畫等啾紅个嘴，歸屋仔都有香啊奈毋何个香水味。阿麗嫻一接眼看著，嚇啊講毋出話，共快瀉歸屋下打電話分佢，原來該婦人家就係分一伙房都講啊醺核个女主角。阿麗嫻問：「妳知無？阿姆唷，實在像主人哦，還自然哪！」該種目汁哽等喉嚨脛，害佢講毋出半句話个感覺又走出來咁！該兜分人過嘴个事，佢等心肚裡甫約勢仔都知，佢等乜知阿爸有再尋伴个權利，毋過，做得過慢一息無？

蓋會趨身裝个婦人家不時跔吾爸歸鄉下。伙房對面該間賣洋裝个店，頭家娘喋喋滾緊同伯姆講婦人家不時都去交關，見擺都會擇幾下領衫，再喚吾

爸去納錢。「該衫一領幾下千銀，嘅人麼？還敢使地！」伯姆講起來像花著自家个錢，毋過無講出嘴个，係婦人家幾敢開嘴、吾爸又幾盼得使錢！對該時節開始，佢等姊妹愛歸鄉下總愛先問過，毋係想歸就歸得，阿爸係講一句「無方便」就無門好入地。佢等姊妹同吾爸个距離，一下仔就擲開地。

有幾下暗晡，佢睡毋落覺，總係兩粒目珠金金，看等天棚到天光。歇在山寮下个阿姆，結婚後跔阿爸來都市打拚。該時節淨靠阿爸一個公務人員个薪水畜佢等四姊妹，佢重个所費，阿姆就無日無夜、趕晝趕暗煞猛應頭路來做，像打膨線、做衫褲、接加工這兜。佢等姊妹還細就會共下搵手，下擺係黏聖誕樹項个細燈仔，下擺攞膨線衫頂項个英文字，該堆啊一屋仔都係个加工，對佢等細姪仔來講，係一種遊樂場，但係對阿姆來講，係分佢等買點心交學費个重要收入。不時三更半夜，睡地一覺目眈起來屙尿个佢，看著細間仔个電火本樣著著，就知阿姆還毋曾睡目，還背痾痾仔在黃蠟蠟个細電火下，煞力牯蹬裁縫車同人趕衫褲。佢一直都毋好看該種人講代表溫柔、燒暖个電火色，對佢來講，淦黃个電火就係阿爸歸暗晡值班無歸，阿姆又一個人煞猛趕事个記憶。佢仔一路跔阿爸三十零年共下打拚个感情，仰一下仔就分人取代？吾姆係知，敢值吓？

漸漸仔，屋下个衝突緊來緊多。婦人家不時都講囡在鄉下个東西好恬恬毋見核地，枕頭巾、面油、衫褲……，所有尋毋著抑係壞核个，一概變做佢等姊妹搵个。大阿姊不時接著阿爸膾火著打來屙人个電話，幾下擺後大阿姊乜無客氣嘿婦人家來對質，嘿到吾爸自家企毋在掛核電話。激烈个對話，像一粒炸彈，日夜都在吾屋下出現。在佢等姊妹難得歸鄉下个日仔，看著本來清淨个屋仔，桌凳已經有一層賁灰，地泥乜一哪仔都黏黏浹浹，該油濟濟著个灶頭還堆摯著無搓淨个碗公同鑊仔。係講這段感情係值得鼓勵个，一家人个感情仰會變啊佢仔？生活品質仰會變到佢分人愁慮？

一擺歸鄉下敬阿公婆核，除核阿爸，大家都在屋裡背食零嗒看電視。聽著有人碰門，佢共快放下愛落嘴个豬籠板去開門，一對公婆問佢：「這係某人个屋下麼？」鄉下屋仔就在大路脣，三不二時都會有人借停車、問路，佢自然反應：「壞勢，無這個人哦！」該對公婆再問加一到就帶等疑狐離開。無兩分鐘，阿爸就打電話來扁人。原來該兩公婆係婦人家个朋友，佢等覺得婦人家就歇在這，因為佢个回答，佢等正知婦人家毋係女主人，這害婦人家嶄然無面子，正投吾爸講佢等恁無教。阿爸本成覺得應嘴个係過惡个大阿姊，無想著係個性溫和个佢。佢接起電話還毋曾開嘴，吾爸个氣門早都消煞，淨講：「麼人喚若姆恁早死！」掛核電話，佢目汁緊跌，一種沉底个失望分佢恁毋解到底「親情」係麼个。

該年佢一息都毋想歸鄉下過年。佢知歸伙屋蹂在禾埕共下啖茶、譚諺个時節，還傍等吾屋下分人過嘴个大細事，每一儕都想對佢等姊妹這仔探一息早都傳啊醺膠膠个消息，佢實在核毋起每一張嘴，淨想尋一個空屏起來！佢決定一儕去外國旅行。年三十暗晡，在落等兩毛仔个街項，在長長个細巷仔，仰仔都看毋著熟識人，盡好。該年係佢第一擺無在屋下過年，乜係第一擺夢著過身个阿姆—在人尖人个菜市場，看著著等烏褲花衫个阿姆行在吾頭前，佢攞金目珠逐上去緊問阿姆走去哪仔，仰恁久無歸來，阿姆幹頭看佢，無講話，淨緊噓緊噓……。佢醒吔，噉醒吔！

阿姆過身五年後拈骨！無幾闊个所在企吔兩三十儕親戚。等齋公念核經，師傅撬開棺木，黏時阿爸噉啊盡大聲。阿姆个離開，佢心肝頭一直蓋痛，但係聽著吾爸痛腸个噉聲，佢噉分毋清人个感情到底做得幾深幾久幾痛？佢忍等，毋敢跌目汁，看等拈骨師傅同阿姆一節一節个骨頭拈起、掙淨、擺正，再囡入甕仔裡背。師傅手板蓋遽，緊做緊說好話：「功德圓滿，子孫愛同你牽起來吔。」好勢吔又一大陣人跣等齋公徙到眾地。該眾地係阿姆過身後正重新整理个家統，幾下代个祖公祖婆這下都拈共下吔。齋公念經

聲一直在耳公邊仔無斷，佢拿等香認真看等刻在埤石頂頂个祖公牌，有歷代个阿公婆，還有後輩个孫孫息息，男人仔名仔座頂頂，婦人家座正下片，在碑石頂頂每一儕都對啊正正。阿姆已經落全名取代孺人，乜早都漆做金色，但係，佢係刻在阿爸名仔底下過右手片一息个所在？整理家統係大个工程裡背，挾等阿爸識有過个意念，阿姆係還在，就毋會恁仔咗！省死省命、煞猛做家个阿姆係知，佢會毋願無？佢目汁又斷線咗！

阿姆過身過後，佢等姊妹乜像無阿爸樣仔，見擺都係親戚朋友傳來吾爸个消息：若爸蓋大概，專門出錢請婦人家个朋友食飯；若爸又帶婦人家出國去寮，一哪仔都寮交咗；婦人家討心白，聘金錢該兜都係若爸出个……。吾屋下个大細事，像電視戲劇樣仔，做咗二十年，一伙房都關心。佢等知爺哀一生人省儉，到老經濟已經毋使愁，毋過，人兩隻手，錢四隻腳，到吾爸決定愛賣核鄉下个地，佢等姊妹正知恁多年挾下來个錢都搵淨淨咗！客人對田地个重視，佢會輪著愛賣田賣地？無出聲个佢等，淨做得恬恬等，等一個愛佢等姊妹收尾个結果。

佢等姊妹拈歸阿爸，已經係八十歲老人家。該年新曆第一日，阿爸打早䟽床下梯排，一下仔腳無力對二樓溜啊下，歸頭那血流血著，分救護車送到醫院急救。阿爸个頭那皮鑪著梯排有拳頭嫌恁闊个傷口，佢目珠眨眨忍等痛分醫生攞咗論十針，好在無傷著腦筋，下後佢等姊妹就同阿爸接到都市照顧。該段時間，大家輪等搵手換藥仔、看醫生，屋下定著有人掌等。伙房裡人問：「該婦人家呢？佢無看著人呢？」阿麗嫌講：「若爸分婦人家掉核咗，錢使淨淨就掉核咗！」幾像電視戲劇！吾爸傷口蓋痛，佢等心肝頭乜緊擲。

等阿爸恢復過好兜仔，佢等就共下去外背食飯，吾爸嘴斗嶄然好，歡喜食等一桌个好料。歸屋下進前，大阿姊牽吾爸去便所，毋過等咗十過分鐘

都毋曾好，佢行去便所脣口大聲喊，吾爸無應佢，毋過佢聽著緊嘅聲：「仰會恁仔？哀哉！」好在便所門無鎖，佢直接春入去，看著一個亂緊亂掣个老人家擲咗一天一地个衛生紙，緊掙糊啊一哪仔都係个屎：屎脰、大裸髀、短褲仔、長褲，連上身个衫都搵啊臭胖胖著。吾爸緊攰大氣緊拂頭，譴自家赴毋掣脫褲就拉屎咗，搵啊一地泥都糊案麻膠。佢緊揩手張淨緊安佢：「有帶著衫褲好換，毋怕毋怕。」眼時這連照顧自家都難个老人家，係吾爸，佢蓋毋盼得！

記得大學二年生个暑假，吾音樂先生邀等大家共下去奧地利進修一禮拜个鋼琴課程，出名个教授同難得个機會實在蓋錫人。佢恁省儉个阿姆可能會反對，等到報名最後一日，佢正對學校宿舍打電話歸屋下探爺哀个意思，吾姆確實反對，佢有心裡準備無蓋失望，毋過，黏時吾爸就打電話來宿舍分佢，問清楚去歐洲音樂課程个情形，就講：「好去啊！有機會就出去看看啊！錢無問題！」掛核電話，佢噉咗一暗晡！

後生時恁登真个阿爸，今已經變做無力照顧自家个細人仔！照顧阿爸頭那傷口這半年，佢等姊妹早就感受著阿爸个身仔比毋得頭擺，年視年對自家身仔个控制力越致弱咗。阿爸頭那傷口復原後，又堅持一儕愛歸鄉下歇，係毋係阿爸恁起自家消失个二十年，佢無面子開嘴喚子女照顧？等吾爸再一擺在鄉下天井項橫倒，歸面烏青臃血，正願意搬來都市共下歇。

上擺阿爸難得歸鄉下同三山國王做生日，婦人家趑趑擰咗一大包烟啊一等香个封肉來看吾爸，再順續喚阿爸做厥俵仔个保人，好同銀行借錢做生理。老弟堵好歸到鄉下，搶走阿爸早都拿出來个身分證同印仔，結束該暗晡个戲齣。伯姆緊罵：「婦人家還夭壽，八十零歲个老人家還愛利用！」到底係婦人家夭壽抑係吾爸天真？佢等四姊妹等咗二十年，正等歸自家阿爸，雖然早都聽毋真、看毋清、行毋正咗，到底還係自家个阿爸。

佢無把握屋下个戲劇做煞咁無，望咁二十年，正知「家」從來就毋會用共一個形式存在，變咁，還係家，係佢生命个源頭、一生个倚恃。係做得，佢共樣望等歸家人个感情，像頭擺阿姆還在樣仔，本樣在在。